2026.11.16 星期一
主编｜蔡佳倩 版式｜陈海冰 检校｜招志云 陈旭辉
海南日报

延安，不只有红色

■ 吴辰

小时候，长辈们总喜欢讲革命故事，从井冈山到延安，那些故事我听了一遍又一遍。今年10月，终于有机会去一趟延安，看看那片深深扎根在心中的红色圣地。到了延安才发现，在红色的主色调下，绿色、黄色，乃至更多的色彩相互融合，形成了这片高原上独特的神韵。



路遥故居。吴辰 摄

红色延安

延安的主色调是红色的。红，已经渗入了延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1935年10月19日，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，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了陕北，也把红色的种子撒在了这片高原。走在延安的街头，与红色相关的地名和旧址，用“目不暇接”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。宝塔山、清凉山、凤凰山、杨家岭、枣园，还有鲁迅艺术文学院、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……延安城本不大，沿着延河两岸，红色遗迹次第排开，为人们详细讲解着党中央在延安的这段不平凡的历史。

90多年时间，红色已经沁入了这座古城，随便一个什么物件，延安人都能讲出些红色故事来。就以延安的吃食为例，糜子面炸的油糕是街头常见的一种点心。站在摊位前，只要多问上一句锅里炸的是啥，老板就会很自豪地介绍起油糕来，并且大概率会唱上一句“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”。这是陕北民歌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里的歌词。只是在革命年代，油糕是用来招待贵宾的，想到这一点，便觉得手中的油糕分量重了几分，吃上一口，那熟悉的旋律便会在心底响起。

顺着延安老城的街道慢慢走，只要稍加注意，不起眼的小角落里可能就藏着一个红色故事。那是一方方小小的碑，上面记录着几十年前这里有过什么建筑、发生过什么事。沧海桑田，很多遗迹今天已经没有了，空荡荡的，让人不由感怀。但也不必一味惋惜：只要问一问在碑前下棋，或者晒着太阳“拉话话”的本地人，他们便能把这个小角落里发生过的事情绘声绘色地讲出来，就仿佛当时就在现场一样。讲到关键处，还有叙有议，语调抑扬顿挫，能把听故事的人带进历史的现场。

延安人身上有一种松弛感。十月的延安，早晚晴冷，中午却温暖如春。这个时节，不少本地人都喜欢聚在红色遗迹附近晒太阳，似乎这里的太阳要比其他地方更暖和一些。想一想也是，当初革命者舍生忘死，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能够负暄闲话。隔着枣园低矮的围墙，领袖们的故居前，枣子红了；而在枣园门口的大广场边上，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坐着马扎子，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枣子，咬了一口。

绿色延安

延安也是绿色的。

虽说是“黄土高原”，但黄土之上早已是郁郁葱葱。作为20世纪80年代生人，我对黄土高原的印象，还停留在《黄土高坡》里那句“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大风从坡上刮过”。今天的延安，并不是这样。

随便站在哪里，黄土的垂直节理依然清晰可见，但这些黄土已经很难再给人带来太多视觉冲击——土层之上，灌木与乔木交错，把黄色遮掩了不少。风依旧在吹，却不像刻板印象中那么酷烈；延河的水泛起波纹，水中倒映着的天空晃了晃。

来到延河边，就一定要去趟宝塔山。翻一翻老照片，把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宝塔山与今天的宝塔山作个对比，便会发现这里的植被着实多了不少。一些松树和柏树长得很高，反倒把山上那座宋代砖塔衬得矮了。古塔隐在树丛里，青砖塔身挺拔，倒真像一棵直刺云霄的树。很喜欢宝塔塔门门额上的字：南边是“高超碧落”，北边是“俯视红尘”。真想登上宝塔，抬头看看碧落有多高，再低头看看红尘中喜怒哀乐的芸芸众生。可惜塔已经太老了，人们爱它，不让游客攀登。不让攀登也好，人需要多脚踏实地，去感受这平凡的世界。

来延安，又怎能不去访一下路遥。路遥故居在延川县郭家沟，离延安城不近，倒是离梁家河不远；在延安城内，就只能去路遥墓前凭吊一下。路遥墓在延安大学校内的文汇山上。和路遥的为人处世一样，两个字形容，就是“低调”。进了延安大学校门，想找路遥墓，秘诀就是“贴边”——沿着文汇山的小路走，记住，一定是小路，就能找到通往路遥墓的方向。那是一条山路，和延安的其他山岭一样，如今也长满了树木。山路很长，山间树木的叶片到了秋天会呈现出各种颜色：深绿、墨绿、浅红、深红、金黄。附近应该有些果树，地上掉了好些柿子、海棠，甚至还有几颗榲桲，几只红嘴蓝鹊正在啄食，一只鸟守着一个果子，谁也不争，谁也不抢。

终于到了路遥墓前。一座白色石雕半身像，路遥注视着无尽的前方；身后是一面高高的背墙，墙上一行大字：“像牛一样劳动，像土地一样奉献”。背墙之上，是一片松柏汇成的绿海。墓很简单，一座麻石砌就的穹形墓冢，一方刻着“路遥之墓”的黑色大理石，一张石桌、几条石凳。石桌上刻着一行字：平凡的世界，辉煌的人生。人们是爱路遥的，墓前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读者带来的礼物。

黄色延安

延安当然也是黄色的。

在今天，延安的黄色并不源自黄土——那种枯槁的黄土色早已被绿色覆盖，而是源自历史的厚重。延安的军事地位，秦汉以来便已显现；若从西魏设置延州算起，建置史也有一千四百多年。

来过延安的古人很多。延安城里有一条河叫杜甫川，相传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曾流落至此。杜甫一生辗转多地，只是不知为何，只有这一条川用了他的名字。不过，翻一翻老杜的诗，杜甫《塞芦子》里分明有一句“延州秦北户，关防犹可倚”。

范仲淹其实从未到过岳阳，却实实在在地来过延安。他在延安做过知州，宝塔山（古称嘉岭山）与清凉山上多有范公遗迹。相传，“长烟落日孤城闭”“将军白发征夫泪”那首《渔家傲·秋思》，也是范公在延安所作。

有关范公在延安的行踪，学界略有争议；不过范仲淹带出来的一支队伍，却实打实地成了宋代西北边境上的主力军。这便是后来威震西北的“种家军”。范仲淹知延州时擢用了一名将领，此人后来与狄青并称一时，名叫种世衡。种世衡之子种诂、种诊、种谔等，皆是威震西北的名将；再下一代，是种师道、种师中。这两位，就是《水浒传》里说的“老种经略相公”和“小种经略相公”。

当初读《水浒传》，最难忘王进那句“我一心要去延安府，投着在老种经略处勾当。那里是镇守边庭，用人之际，足可安身立命”。后来史进果然为寻师父王进，一路奔向延安。每读至此，总是热血沸腾，恨不得提一条朴刀，跟着那史大郎直奔延安而去。

今年10月，我终于站在了延安，想起了水浒里的英雄，想起了三代守边的种家军，想起了为今天幸福生活奋斗过的革命前辈。离开时，脑海里只剩下贺敬之的那句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，双手搂定宝塔山”。

飞机起飞了，延安在舷窗中渐远。城里的灯火随着夜幕降临闪出金光，我看着延安的三种颜色混合在一起。延安确是一片好风土。



延安枣园秋色。资料图